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十七

宋 王楙 撰

賀知章上昇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尋考會稽集得明皇所為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以下三十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

月五日也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觀者如堵甚以為寵傳又謂卒年八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泐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冐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於台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已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不知何以言此然觀李白憶賀監詩有云昔好桮中物今為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

有荷花生如白所云則是知章實死矣唐人好奇華山女子事諸公誇詡不一使知章有上昇之事亦侈大而言之不應隱沒而不傳也疑徐鉉所序之妄此事正如江南野録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之類也虛實不可深信如此

藥名詩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皐歲

暮相逢地黄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僕謂此説亦未深考不知此體已著於六朝非起於唐也當時如王融梁簡文元帝庾肩吾沈約竟陵王皆有至唐而是體盛行如盧受采權張皮陸之徒多有之吴曾漫録謂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者非始於唐所見亦未廣也本朝如錢穆父黄山谷之輩亦多此作

鳥名詩

葉天經謂退之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
鳥名鳥名詩起此僕考之其體亦自六朝觀梁元帝
嘗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當時為雜體詩至不一也
梁元帝所作為多不但鳥名也如獸名歌曲名龜兆
名鍼穴名將軍名宮殿名屋名車名船名樹名草名
率皆有作鳥名詩如云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橈獸
名詩如云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歌曲名詩如云
啼烏怨別鶴曙烏憶還家龜兆詩如云土膏春氣生

倡女協春情此類甚多

昬字

世謂昬字合從民今有從氏者避太宗諱故爾僕觀唐三藏聖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書其間重昬之夜則從民初未甞改民以從氏也謂避諱之說謬矣盖俗書則然又觀温彦博墓志貞觀間歐陽詢書其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當太宗時正字且不諱而况所謂偏旁乎又有以見太宗不諱之德

善學柳下惠

姚合詩曰相府旌旗天下尊汴水如今不復渾孟郊詩曰自公領兹部山水無滓泥又曰君生雪水清君沒雪水渾此等語皆祖老杜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之意樂天詩曰安得萬里裘盡裹周四垠又曰我有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此又祖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寒士俱歡顏之意樂天可謂善學柳下惠者

後世珠少

說者謂古者金多後世金少疑復歸山澤耳僕謂不然寶物之豐耗係時之氣數此殆造化之妙有不容深致詰者後世之少者非特金也如珠亦然古者動以斗斛計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今人相遺有二斗一斛者乎盧琳四王啟事曰張方劫帝西還輦真珠百餘斛令內府之儲又不知有百斛否金猶有鎔鑄銷折之患珠則無所蠹耗雖南渡以前亦

不聞甚多不知安往此固難以理詰之者也以三分之吴猶以一斛與人則當時珠多不言可知

過與不及

前輩有論盧懷慎身為宰相而妻子常至饑寒恐無是理僕謂懷慎賢相固未可知然世間不可謂無此等人僕因覩北史庫伏連為開府儀同三司其家富厚妻病嘗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食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至死惟著敝褌而别藏

積絹至二萬疋而不動觀此一事固知世人往往有過不及鮮有得中道者既有伏連之徒富厚而不忍一錢用者又有劉毅之徒家無儋石而一擲輸百萬者為大官而妻子常饑寒前此王晏裴子野祖鴻皆然

用管蘇事

范鎮碑云翰律大理綜皋陶甫侯之風又云膺姿管蘇靖共衛上洪氏謂蓋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謝皋蘇

注以蘇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此說似是矣僕又覩州輔碑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跡劉梁傳曰管蘇以憎忤取進此亦用管蘇事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不然何以有靖共衛上之語

漢碑疑字

孫叔敖碑云視事一紀趙氏謂漢時令有在官一紀不遷者洪氏謂前碑言臨縣一載此云一紀蓋以一紀

為一年耳僕觀漢人文字罕有以一紀為一年用者

疑此祀字耳借紀為祀祀與紀字亦相似也毛詩終

南何有有紀有堂注紀音祀可證也又楊司隸碑云

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厥位

以漢詆為歐公謂詆字未詳洪氏謂詆音抵不釋其

義僕疑此借用氏字耳非抵字也蓋詆字言從氏非

從氐然漢碑多以氐為𢀝既加以女安知其不加以

言邪漢書妖字寫作訞以言易女可據也謂漢氏猶

言虞氏夏氏耳又成陽臺碑云五運精還漢受濡期

歐公謂莫曉漢受濡期之義僕謂濡猶言延也言漢

家受基業延長爾史晨饗孔廟碑亦云大漢延期彌歷

萬億是亦此意前輩學問甚非後世小生所敢望其

萬分一然亦間有一時見不到處茲三者管見如此

又未知是否姑著於茲以俟博聞君子

潘安仁言遁逃字

前漢書賈生傳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注遁

廵謂疑出而却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廵字誤作逃讀者因為遁逃之義潘安仁西征賦曰遁逃以奔竄誤矣僕謂師古是未深考耳史記之文曰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又曰月氏遁逃而常怨匈奴曰豫讓遁逃山中遁逃二字馬遷屢用之矣前漢匈奴傳戎狄遁逃竄伏陳湯傳單于遁逃遠舍其義正與史記一同遁逃字又見於班固之筆矣不可謂安仁之誤也推而上之如荀卿管仲推而下之如張

說王維之徒皆有是語又不特見於班固之書而已杜子美詩曰近聞犬戎遠遁逃曰漢陰槎頭遠遁逃而注詩者謂遁逃之語出於蕭望之傳又誤矣

崖蜜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閒蠭蜜為證僕謂坡詩為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爭曰待爾回味我已甜

了正用此意蘖蜜則非其類也固自有言蘖蜜處如張衡七辯云沙餳石蜜乃其等類閩王遺髙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也僕嘗考之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蘖蜜為石蜜必有所謂乳餳為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為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義又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為石蜜乎覩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耳豈餳蜜之謂邪坡詩所言當以此為證

原道中語

韓退之原道有曰道與德為虛位或者往往病之謂退之此語似入於佛老僕謂不然退之之意蓋有所自其殆祖後漢徐幹中論乎幹有虛道一篇亦曰人之為德其猶虛器與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而受之退之所謂虛位即幹所謂虛器也言雖異而意則一

一抔土事

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抔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抔土事據注步侯切乃裒字今人不曉者讀為杯盞之杯僕覩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汚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抔土事是知明以抔字為杯盞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抔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

羅珦事

胡氏雜記云紹興間淮人有得唐碑一段乃羅珦為壽州日所立者考新唐書羅珦傳但嘗為廬州刺史不聞為壽州疑别一人僕得攡文公所著羅珦墓志考之珦嘗刺廬壽二州自壽以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為司農卿京兆尹今唐書但言自廬州再遷京尹亦不聞中丞司農之除其疎鹵如此珦表表循吏所紀尚且如此况其他乎故僕每覩人文集與夫碑

刻所以深致意於稽考者正以此也又如碑言珦為廬日強家占田而窶人無告鄉校廢落而冗吏猥多病者舍醫事淫祀公皆去其弊而傳但言珦為廬日民間病者舍醫禱淫祀下令止之可謂舍其大而言其細者又考合肥志亦曰珦為廬江七年遷壽陽

北固懷古詩

李德裕北固懷古詩曰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三賢

若時雨所至躋仁壽注畢構政事為開元第一丞相陸象先平陽齊澣三賢皆為此郡僕考之傳獨象先不聞為潤州此恐史之佚耳畢構中宗景龍初為潤州政有惠愛景龍末召為御史大夫謂政事為景龍間第一可也

木易非姓楊字

今人稱姓楊人為木易案楊氏姓文左從木右從昜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昜亦陽字耳今人書鄱

陽有省文為𦤺易者葢知此意僕觀真誥其間有為姓楊人作離合書曰偃息慼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書為易木加易即楊字也乃知以木易為楊姓其誤久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

束脩

吳曽漫録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甞無誨馬前輩多以束脩為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為束脯者非

是僕謂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以為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矣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不可謂束脩為束脯非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者束脩之禮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篚一匹脯一案五脡學生皆服青衿

語益精明

韋蘇州詩曰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而白樂天詩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顔色杜子美詩曰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而東坡頌曰奮鬣長鳴萬馬皆瘖等一意耳其後用之益精明僕嘗用是語為一聯云六宮無色迴眸笑萬馬皆瘖奮鬣鳴吳曾漫録謂樂天迴眸一笑百媚生蓋祖李白清平詞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僕謂李白之語又有所自覩

江總迴身轉佩百媚生挿花照鏡千嬌出意又出此

二李詩

雪浪齋日記謂六一居士詩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僕觀是聯乃李太白登宣城北樓詩非六一也石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小說實佳句僕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即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秋

桂響非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脁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兹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意

隱居詩話曰詩戒蹈襲古人意亦有襲而愈工魏人章

福不盈眦

奏曰福不盈眦禍將溢世韓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僕謂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

戲見西漢敘傳袁術議稱尊號嘗引以為言此語非出於魏人之口鮑照河清頌曰物不盈眦美溢金石

古人名詩

石林詩話曰荆公詩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以古人姓名藏句中或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余讀權德輿集見其一篇知德輿有此體僕謂此體其源流亦出於六朝至唐而著不但德輿也如皮日休陸龜蒙等皆有此作

一句中對偶

容齋續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棹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僕謂此體亦出於三百篇之詩不但楚詞也如玄衮赤舄鉤膺鏤鍚朱英綠縢二矛重弓之類是焉

作文受謝

續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

長碑碣天下多齎金帛求其文僕謂此亦未之考耳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為人作傳不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别在長門宫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黄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

周孔醒醉

後漢周澤為太常清修時人為之語曰一歳三百六十

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顗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為之説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僕嘗效程子山作酒牓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銀甕酒庫

都下有銀甕酒庫或問何謂僕考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呈祥蓋取此意真州郡齋舊有酒名謂之花露人亦莫曉僕讀姚合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取此乎又太真妃宿酒初消吸花露以潤肺見開元遺事

野客叢書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錄監生臣黃嵩齡

野客叢書卷十八

宋　王楙　撰

漢人釋經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以此且釋之曰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

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令王弼等所注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谷永傳今谷永傳無此語

何武言誤

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李尋傳曰淮南

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其姦謀者正畏汲黯之故豈畏衛青哉而何武封事則曰虞有宫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此說失之王嘉曰昔楚有子玉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李尋亦曰淮南作謀其所難者獨有汲黯此說為得

漢臣僕衣皁白

漢官吏著皁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皁衣之

吏張敞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内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宫知官吏著皁舊矣

大人尊稱

東軒筆録謂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盖父母通稱不獨父也僕謂大人云者極尊稱耳不獨父母也

如疏受曰從大人議是稱叔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是稱顯達者也今稱王公大人執事大人是皆施於尊敬者豈獨父母邪

萬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機乃以幾微字為樞機字李正文謂自嘉謬從木旁始誤後學僕謂古文尚書至唐始易以今字又西漢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罰為龔行懋遷有無為楙

遷方命圯族為放命此類甚多後人不悟漢人借用字之意遂直謂然非當時用字之失也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蕭望之傳明主躬萬機漢書皆用此機字豈獨王嘉也漢碑書萬機處不一

魏表非誤

退朝録曰宗道謂世傳魏鍾繇表云癘憤怨之衆癘非可通勉厲之意疑誤僕謂此正借用非誤也漢碑書厲為癘之處甚多宗道未之見耳如衡方碑曰砥仁

䧹義帝堯碑曰䧹我以仁是也

漢人用事

漢人簡質用事率無拘礙僕因覩漢碑著大畧於此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衡方碑曰剖符守藩克長克君濟陰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為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垂拱不言而民即伏槀長碑曰無為而治蕩蕩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鄭產密豹殆不及矣成陽令碑曰吏民慕戀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

路琅玕鄭固碑曰為郡功曹忠以衛上犯顏謇諤造膝佹辭張素碑曰入為主簿蹇蹇匪躬魏元丕碑曰其仕州縣躬素忠謇犯而勿欺至以一令比陶唐蕩蕩之功他可知也賈誼賦曰農夫埀拱無事此語尚矣

儗婦人不以其倫

漢人儗人不以其倫不特男子於婦人亦然僕觀霍光妻霍顯比祁太伯母祁夫人張酺傳謂羣臣阿竇憲

至比鄧夫人於文母鄧輔碑曰篤生七子鍾天之祉

堂堂四俊碩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姒李翊夫人

碑曰夫人德配古之聖母劉夫人碑曰德配古列任

姒王粲思親詩穆穆顯妣志侔姜姒動以古聖母為

比豈其類乎

東漢注

唐太子賢引事注東漢書極有不可曉者如匈奴傳論

曰竇憲埶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注謂天公天

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公也夫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

楊牧二子

范史載楊牧富波相孫竒云云而不及其子僕考漢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統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陽令者統在金城威徳竝行功效顯著而繁陽令以叔父憂去官吏民攀轅卧轍不得去既去歷年上書乞留至二千餘人輸穀萬斛助官振貧乞還楊君可見其政

得民之深雖使召杜又安有此二子事蹟見於碑刻者炳然而史氏不一著其名可恨也因表出以補史文之佚云

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為仲宗郭究碑以仲尼為仲泥民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夫子為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謂不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者如寫爵

作𦍒寫鶴作隺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𡖝寫秋作𪎊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為中以泥為尼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尚自後世觀之則怪也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為𠑹墬昊蒼為浩倉豈如此書便不敬天地邪後世以省文作字為簡薄而今碑乃以增筆作字為不虔亦過矣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望黄門北齊

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考之欽道固璟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如後漢循吏傳不其令之童恢令人皆以為姓童考碑乃姓黄耳非童也有士大夫為童氏作墓志遠引恢為言此謬正與宗均同史傳人名率多差誤所可推考者恃其姓耳而姓或至於舛謬向使此二名小有不同遂指一人為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璟正前漢

中尉昌之後昌自代邸迎立文帝甚有功說碑自宜引此

碑陰

今碑陰列人姓名著出錢下項盖漢碑之體漢人碑刻率多門生故吏所出錢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韓敕碑陰條六十二人曲成侯王暠二百不為多矣表而出之可見漢世錢重如此又今州郡間有祥瑞之徵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漢碑之體

唐書敘事疎鹵

唐書敘事疎鹵甚多如李絳救鄭絪一段唐書載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内忌造為醜辭考絳論事集則曰身居宰參洩陛下密謀於姦臣雖行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至此況絪頗識名節莫是同列不便造為此謀且吉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吉甫内治之醜亦須婉為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如論採擇良家子

事傳曰絳上疏云云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背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誼擾乃悉歸所取其述憲宗改過不吝如是而已而論事集則曰明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盡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宫中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懇論以至於五六以開悟為限觀此又有以見憲宗有導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沒而不載可

恨也已按論事集係當時蔣偕作序知集中之語所載爲甚的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目其人爲陳驚坐王僧䖍名畫録說陳驚坐異是曰陳遵杜陵人善篆書每至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世稱王徽之為王大詞有王大訪戴之語此雖戲謔僕間考之羲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應第大一玄之二凝之三徽之六操之七獻之皆見本傳四肅之傳不載見王氏譜僕又考之晉有兩王大或稱之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謂王大固自濯濯阿大羅羅清疎王大勸恭飲恭不飲此指王忱耳忱小字佛大故云如謂一門叔父有阿大中郎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僧彌王大選草此指王悅耳悅導長子導嘗

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爲第行也忱坦之幼子乃太原之裔譜牒亦自不同人見忱悦二字相似又且同時俱稱王大阿大往往疑似而莫之辨故著明之

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注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脩齡呼阿齡者即其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爲阿源王處仲呼王平子爲阿平之類也阿之一字顧所施用有緩以姓者

有綴以名者有綴以字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綴以第行如阿大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為小字乎注又謂王愷娶桓溫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愷也

薛戎事

唐書薛戎傳云柳冕為福建使辟戎為佐冕病免復為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載戎履歷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轉侍御史給事中拜刑部

員外郎改河南令遷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濬荻塘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浙東而卒其更迭內外如許之多凡典四州竝不一見傳文疎畧如此之甚不獨一薛戎傳如此他傳往往而然大抵碑之述事不無浮誇然載履歷則甚詳且確也故僕於碑率以此補史文之闕又考越州題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東觀察使長慶元年九月隨表入覲而卒

碑與傳皆言葬於越州此為不同

姚泓徐敬業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為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昇仙而還因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為信往往見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業

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業擒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為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為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卒雜說所載有可以補史傳之闕者而荒誕者在所不取龍城録亦載其事

孔門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為十哲而學宫之中塐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為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自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僕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

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興雨祁祁

顔之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之句以為詩之有渰萋萋興雲祁祁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顔而改耳洪氏又引左雄傳興雨祁祁以證此語非起於顔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取

其大意不泥其字又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且興雨祁祁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豈止雄邪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興雲祁祁要之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況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頴達正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子美㩜拂詩

漁隱云杜子美㩜拂子詩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

山谷謂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也僕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後山谷引之誤矣僕謂扇驅蒼蠅宋史嘗有是說然杜詩此聯初非用故事蓋椶拂者唐人用以驅蠅杜詩之意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韋應物亦有椶櫚蠅拂歌曰椶櫚為拂登君席青蠅掾亂飛四壁舉此可驗杜詩之意

李白事說者不一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顥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為貴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禄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真在沈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白宿酲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鞾之恨譖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輙為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幷上宣唐鴻

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
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兆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名
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玄宗嘉之遂直翰林
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
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將軍
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
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
患惜而遂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

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韡力士恥之擿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其為人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又觀李陽氷草堂

集序謂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就謗疑其於醉中曽洩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逴連城遥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開弓並月聊持劒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强聽落梅花誤憶柳園人似此五轉令教坊以五更

演為五曲為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野客叢書卷十八

野客叢書卷十九

宋 王楙 撰

詩讖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為詩讖漁隱以為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讖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讖之説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讖也其應也往往

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為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為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况昧昧休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讖則不可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武元衡詩河陽

縣裏玉人閒姚合詩文字當酒栝賈島詩燈下南華
卷祛愁當酒栝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詩
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柳子厚詩欸乃一聲山水
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
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王維詩珥筆趨丹陛儲
光羲詩珥筆趨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
詩歌酒換離愁劉瑗詩侍兒能勸酒貴客解彈琴王
無功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

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緑服紫羅囊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斸青山此類甚多

白蛾蔽日

漢紀白蛾蔽日師古注蛾蠶蛾音五河反僕謂蛾古蟻字經史間多讀蛾為蟻如禮記蛾子時術之是也蕭何傳發縱指示注子用反發縱謂解縱而放之僕謂縱即蹤字漢碑率以縱為蹤如郭魯二碑曰有山甫

之縱比縱豹産是也李德裕亦曰鄴侯指縱對諸葛
心化以內展指縱對外施武力並可驗矣

賤子具陳

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
少年日早充觀國賓云云此詩正用鮑照東武吟意
照曰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
漢恩云云前此應休璉詩嘗曰避席跪自陳賤子實
空虛而與杜同時如王維亦曰賤子跪自陳可為帳

下否古詩嘗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杜詩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鮑照詩昔如鞲上鷹今如檻中猿杜詩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兎庾信詩細管纓鐘格圓花釘鼓牀杜詩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鮑照詩北風驅鴈天雨霜杜詩驅馬天雨雪沈約詩山櫻花欲燃杜詩山青花欲燃杜詩合古人之意往往若此注所不聞

又如子美鷹詩側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魏彦深賦為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孫楚鷹賦中語耳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照且願得志數相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巡簷索共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詩市橋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山谷亦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信哉

司字作去聲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軍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緑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鬚張司馬

不言名利尚相從僕謂二詩司字非入聲乃去聲耳

襯白詩無注廣韻入聲不收集韻去聲伺字韻收曰

司主也僕襯西漢敘傳與夫文選司字作伺字協疑

此詩亦以司為伺如琵字相字洪謂作入聲此說是

已白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枇蒲萄之蒲亦協

入聲如請名之請協平聲諒闇之闇協去聲似此之

類甚多其詩句有曰況對東谿野枇杷燭淚粘盤纍

蒲萄燕姬酌蒲萄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不

請錢商宗諒閤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僕又考之不特白詩為然唐人之詩多有如是者如張祜曰生摘枇杷酸曰宫樓一曲琵琶聲姚合曰每月請錢共客分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流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杜詩酒債尋

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為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

勘總以為一義失矣

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為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鐃歌十八曲中有朱鷺戉如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鷺者據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鷺鼓精也或曰

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雖所説不一然鷺則鷺鷥之鷺至宋何承天作朱路曲乃謂路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故意又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羅至陳蘇子卿詞則曰張機逢艾側是以艾為逢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李杜詩意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子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為灰又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語之工正在於無心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僕謂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就者謂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葢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强輳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肎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為貴

顔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顔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盖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僕謂延年賦此盖有為也徐羨之不悦延年出為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為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為劉湛出為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為永嘉太守而不及

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有在

展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展江亭就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曠古未有然本於五代馮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徐仲雅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唐

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遥涵水約破雲霞獨倚天前
此盖有是意皮日休潺谿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
銷半段天

著鞭聒耳

前輩馬詩用著鞭二字多引劉琨傳祖生先吾著鞭事
如山谷詩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而任
淵所注是也僕謂此大綱言著鞭耳非為馬設前此
二字盖嘗有為馬而言者按三國志蜀何祇謂楊洪

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世人局於所見推究不廣類如此又如前輩詩用聒耳鳴事人多引梁武陵王坐池亭鼃鳴聒耳王曰殊勝絲竹之聽或又引齊孔徳璋事以為在梁之前僕謂皆未也按周禮蟈氏掌去鼃黽注為聒人耳其事祖此詼藪以孔稚珪事為陸稚珪續釋常談引此以證聒人耳之所自非也

李習之為鄭州

貢父詩話曰唐文人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翺詩云云此別一李翺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為鄭州王深甫謂習之集乃收此詩為不可曉漁隱亦謂習之未嘗為鄭州刺史僕謂諸公不深考耳為鄭州者即習之也習之為鄭州事史略而不載其履歴之詳具見僧録中曰翺貞元十四年登第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轉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權職方員外郎授考功員外郎兼史職出為朗州刺史太

和初入為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以謬舉栢耆左遷少府少監俄出為鄭州刺史五年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禦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為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其詳如此傳但云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名為禮部郎中出為廬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

改中書舍人坐栢耆事左遷少府少監後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以傳視僧録踈畧甚多其間亦有不同處習之為鄭州日正在為桂州前而史不載責父遂以為别一人因知傳文之誤人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昭儀當時大臣褚遂良長孫無忌之屬皆以死爭帝問李勣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

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其後明皇因武惠妃之譖欲
廢太子瑛等當時如張九齡之屬固爭以為不可獨
林甫謂此陛下家事一語而決遂基唐室之禍人謂
林甫此語絶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為辭不肯力
爭遂成禍基僕因考之李勣此語又有所自觀後周
宇文護欲廢閔帝以問羣臣有曰此公之家事敢不
唯命遂廢閔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於此乎又推而
上之魏文帝遣使賜甄后璽書以問周宣周宣答曰

此自陛下家事後周之語又出於曹魏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洞仙傳謂仙公即蘇耽也

是以魯直次韻蘇翰林公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顛倒用事

李湜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麗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展驥按展驥是麗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盖開元十八年建也

韓退之文章

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並言兩事而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為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盼伯樂過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守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也是以木馬兩事並起也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

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與其事相類故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如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咎陶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是則鳴者蓋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專不得其平邪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拗句格

禁臠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曰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下適來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苕谿漁隱曰此體出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謂此體非出於老杜與杜同時如王摩詰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盡一桮酒西出陽關無

故人疑亦久矣張説詩曰山接夏空險臺留春日遲

此亦拗句格也

避高祖諱

或者讀晉潘尼舉孔子言一言而喪國者漢避高祖諱至此猶存僕謂承襲如此非避諱也且左傳引周書之文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克長克君王此大國當是之時高祖之諱未行也而易邦以國者是出於偶然非有深意然固有避諱處如漢書

引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曰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嘉曰無教逆欲有國蔡邕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如此之處可以言避諱矣何則彼皆漢人也非漢人則不可謂避諱矣

以鳥對僧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島詩又曰聲齊雛鳥語畫卷老僧真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詩曰槎

松配石山僧坐蘗杏含春谷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合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欒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絶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烟徑水涯多好鳥竹牀蒲椅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鳥然僕又考之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閒啄木鳥疑是

扣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録

野客叢書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二十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野客叢書卷二十

宋 王楙 撰

規倣古詩意

石林詩話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緑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僕觀古樂府曰黄雲暮四合髙鳥各分飛寄語遠游子月

明何未歸此正江淹之意淹兩句此四句以碧雲為黃雲耳僕嘗謂晉宋間人詩雖規模不同然大意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自有新意如江淹等詩即毛詩君子于役之意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非出於此意乎又如張孟陽四愁詩佳人遺我緑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佳人遺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即毛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投我以

木李報之以瓊玖之意也

魯直荼蘼詩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荼蘼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僕謂山谷此聯蓋出於李商隱之意而翻案尤工耳商隱詩曰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鑪更換香以此聯較之真不侔矣

杏花雨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風雨之數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緑鎖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邪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黯淡梨花雨詒厥友于等語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為友于謂子孫為詒厥歇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幽花皆友于退之詩曰誰謂詒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録乃引南史劉洪等友于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為有自僕謂漫録所引未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詒厥之始曰友于之情愈厚西漢末之聞也知文氣自東漢以來寖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可見後世文氣日不逮古如此近

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曰即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即立瞻即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遑兆庶具瞻之望桓谿疏曰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河間傳意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

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汚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僕謂此柳子厚河間傳之意也史記呂不韋傳述太后云云河間傳又用其語古人作文要必有祖雖穢雜之語不可無所自也

少游斜陽暮

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陽暮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礙謝莊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晚意尤為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舂既言斜景復言高舂豈不為贅古人為詩正不如是之泥觀當時米元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裏斜陽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為暮乎

珊瑚舂黄糜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趂韻而撰造非事實者如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無糜字僕謂既言衣青衣而舂添一字何害但糜自是粥作米粱字用恐有所未安耳舂黃糜之語牧葢祖後漢志慊慊舂黃糜之意不知糜豈可以言粱邪

胡廣子孫

後漢胡廣傳與碑並不言其後觀蔡邕集有陳留太守

胡公碑云君諱碩字季睿太傅樂鄉侯少子也又觀幼童胡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字仲原於是知碩為廣之子根為碩之子皆先廣而殂碑謂碩孝於二親雖曾閔顏萊無以尚正佳子弟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立碑此正與逢童相似得非為乃祖之故乎

殍飴二字

沈存中筆談曰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

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為餓殍作夫字押杜牧之杜秋娘詩厭飫不能飴飴乃餳非飲食也僕觀晉王薈以私粟作粥飴饑者郗鑒甚窮鄉人共飴之飴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晉音乃音飼非貽字也僕謂牧之用作貽字必別有所據又觀後漢許楊傳謡歌曰飴我大豆亨我芋魁飴字無音乃知牧之用字有所祖也餓殍之殍作夫字用按唐韻數字韻收撫俱切又平表切皆言餓死也是則殍字有二音樂天所押蓋從

唐韻之平聲者二字皆有所據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讀書滅裂非之揚雄箴曰野有餓殍

北固甘羅

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脁詩中佳麗地或者謂脁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州也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為然唐人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如張氏行役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録言李勉至金陵屢

讚招隱寺標致葢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牧之又有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或者又謂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未嘗為秦相也僕考北史彭城王溆傳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牧之葢循襲用之耳

人物名字不同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世紀曰

伏羲甞和百藥淮南子曰炎帝主於火死而為竈神事始曰竈黄帝所置古史考亦曰黄帝始造釡甑火食之道就矣漢臨江王傳注謂黄帝子纍好遠游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漢馬氏傳注則曰共工氏子修好遠游故祀以為祖神河圖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夷者𢎞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為水仙為河伯婦一說又謂河伯乘兩龍一曰氷夷二曰馮夷史記相如傳注則又曰

馮夷河伯字也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壘風俗通亦曰黄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故東京賦曰守以鬱壘神荼副焉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髙誘注戰國策則又曰一曰余與一曰鬱雷其紛紜如此殆不可曉書籍間人物名字不同似此之類甚多

參軍簿尉

杜詩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鮑注曰非謂簿尉受杖
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栖法曹掾敲榜發姦偷此豈
受杖者邪僕謂不然子美之意正謂屬吏受官長之
杖非謂杖有罪者官屬受杖其來久矣且前漢王嘉
為宰相裸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馬遷謂陵夷至於捶
楚之間觀此則知古人當官有過亦必受杖此猶有
說謂臣下有過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僕觀
後漢戴宏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云

云三國志黄蓋為守長署兩掾教曰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此正明驗古人屬吏受杖之説也自晉至唐此類尤多注詩者自不深考耳姑摭數端世説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復修君臣之好北史厙狄連為鄭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為中外府主簿頻被箠楚唐書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決安吉令孫解臂杖十

下而死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謂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其詩又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韓退之詩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舉此以驗杜詩之意可見矣豈謂杖有罪者邪古之官屬動必加杖加杖猶可或致之死如張敞棄絮掾市之類是也上官之權甚重而屬吏畏卑凜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臨唐猶庶幾漢時尤甚自

入國朝官守上下之分雖嚴然此例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監當均謂比肩事主非惟無箠笞之辱且省庭拜之禮正所以示一統尊王之意云

郎官令史

漢明帝謂郎官上應列宿不可輕畀乃以杖撞郎藥崧自褻慢如此僕嘗考之當時郎吏雖得清選其實位畀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漢士往往恥為此職至於用杖其輕可知此風至齊

猶在齊明帝時尚書郎坐杖罰者皆科行蕭琛謂郎有杖自後漢始至魏晉以來其職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遵昔科罰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人不慙可特輸贖帝納之僕又觀世説桓温在荆州恥用刑罰令史受杖從朱衣上過或者以上捎雲根下拂地足之語譏之夫服朱衣而使之受杖亦可謂甚矣此正明驗郎官令史之秩畧如此

詩中重押韻

蔡氏曰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船眠天字竝再押前字凡三押前古未見其體甞質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何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也聞見録亦引此詩及李太白韓退之詩為疑松江詩話引杜子美一詩押兩萍字東坡一詩押兩耳字謂字同而意異不妨重疊又謂子美八仙歌押兩船字在歌行則可他不可為法僕謂諸公各肆臆說於古人之詩是未深考詩中重押字自古有之豈但李杜韓蘇

四公而已姑引數章於此蘇子卿詩曰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又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又詩曰歡娱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又曰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沈休文詩曰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又曰所願從子游寸心於此足阮嗣宗詩曰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惜無懷鄉志辛苦誰為歸張景陽一詩押兩生字任彥昇一詩兩押生字三押情字古詩重疊押韻如此之多豈可謂古未見此體亦不可謂古

人分章之意與夫惟歌行之體有此以是知李杜詩皆有所祖沈雲卿一詩凡四疊韻

餘糧棲畝

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干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僕又考此語非始於思在思之前蔡邕嘗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畎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魯直玉花驄詩

烏戍張仲思家多前人墨蹟有魯直親染題李伯時畫欲騍玉花驄後一詩其間云此篇晁无咎蔡天啓諸人皆和多有好句昨見允蹈齋官書工有士人寫繫城隷筆法秀整試為問姓名當求寫此詩本著焉後魯直此紙筆力勁甚非尋常石刻者比其詩三句一換三疊而止禁臠謂之促句換韻僕又觀當時名公如鮑東白亦多此作漁隱第言魯直有此一篇而不

知其他或者又謂唐人亦有此體以僕考之非止唐人其苗裔葢出於三百篇之中如素冠之詩是也

杜撰

包彈對杜撰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然僕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酒子美詩有杜酒偏勞勸

之句子美之意葢指杜康意與事適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正與杜撰之説同湘山野録載臧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石叅政中立急問曰誰撰臧卒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説其來久矣

謝玄暉詩

謝玄暉詩曰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兹李周翰注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卿為我卧理之按漢書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

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郡之說翰蓋誤引季布事言之耳又按汲黯傳言淮陽卧治初無高卧之說是時劉禹錫詩亦有肯放淮陽高卧人蓋祖玄暉詩也

詞句祖古人意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游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

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聞之以為媟黷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

問年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趂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

鷹鶻史傳不聞

一雜説謂鷹鶻之鶻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僕讀唐張子壽集鷹鶻圖贊序正有是論曰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

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僕謂子壽亦未深考張衡東京賦鶹鷅春鳴北史文宣謂思好曰爾擊賊如鶹入鵶羣左傳鶻鳩氏司事也枚乘賦揚雄方言爾雅說文俱有此字豈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邪

野客叢書卷二十